

萬有文庫

第一集五編百種
王雲五主編

奧德賽

(四)

荷馬著
傅東華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奧德賽

卷十一

犯日神舟人違畢命
抱殘木國主獨全生

「追我們駛出了清河蕩漾，

便又入溟海蒼茫，

無何那伊耶島已經在望，

這乃是曙光女兒奧洛刺跳舞之場，

朝陽每日從茲上。

我們將船兒泊在岸旁，

捨舟登陸暫休養，

等待着天明亮。

「不一會便見微紅朝日起，

我乃命從人到塞栖家裏，

去搬取愛披納的遺體。

然後就海濱突出之地，

伐木爲棺，將他埋瘞，

不由得心中慘惻都垂涕。

迨把他遺骸和甲冑並封窆，

乃堆起一座圓丘，豎起一方石碣，

又把他生時用漿在丘顛植。

「我們正如是部署紛紜，

那塞栖已經得信，

便忽忽穿着得衣裝齊整，

率領着侍女從人，

攜帶着酒漿食品，

特地來款接歡迎。

既在我輩羣中站定身，

那美貌女神便將言進：

「——你們這些可憐人，

活活的身入幽冥！

凡百生人只一死，

你們卻兩度命歸陰！

如今且來食，且來飲，

且盡一日歡娛在海濱，

到明朝又須飄泊到蒼溟。

我也要爲你們指點途程，

爲你們逐一明言不稍隱，

免你們他日弄錯了行徑，

又須冤枉受災禍。」

「那女神如是言，

我們心下俱欣然，

便圍坐着享受酒宴，

直至西方斜日斂，

於是從人們俱眠臥在纜索之間。

那女神獨把我手兒牽，

引我離開了大衆船員，

囑我和她相對坐，

命我把生平經歷一一爲她言。

我於是把前情從頭訴一遍，

那女神聽罷又開言：

「如今這一切艱危俱成陳跡矣，

我有一言君且記，

料當必要時，天上神自然提醒你。

你此去將與賽梭●相值，

那妖魔善使過路人昏惑沉迷。

航海人尙無戒備，

一經那妖魔的聲音吹入耳，

便從此見不得妻兒。

原來那賽梭坐在牧地，

四周是枯骨成堆，

並有一堆堆臭爛碎人皮；

她們於此唱歌兒，

把個個的靈魂鈎繫。

你卻但前行，無庸畏蒞，

只須把搓軟的蠟丸塞緊你從人的耳，

庶免得聽歌聲心下昏迷。

你自己若還願聽時，

須先命從人將你手足網縛在船桅，

把繩兒一匝匝的牢牢綁起，

這纔可放心兒聽曲，無須顧忌。

只若你命從人將你放弛，

他們須將你更打上幾個結。」

『迨他們把船兒渡過這危險地，

此後行程我不欲詳告你；

我只述兩個道途。

你心中自拿主意。

一條是夾岸巉巖壁立，

那碧眼的安菲特賴提，

不住地掀翻巨浪相轟擊，

天神因把「流浪者」之名命此巖間石。

此途中異常險巖，

飛鳥經茲也心悸——

便是爲育夫採食的鴿兒也難獨異；

往往那鴿羣經此，

必有隻隕命難歸，

於是那天父又須補充一隻，

纔湊得數兒齊。

至若人間舟楫，

從未能避免艱危；

若不是巨濤中人船一齊沈，

多應被火燄般的狂風覆滅。

從來只有亞各船自伊梯斯開駛，

曾得安全經此地，

因落得聲名遠邇馳；

但若非那耶係^①上叨神庇，

蒙赫麗相幫渡過了艱危，

也險些兒遭覆滅。

『另一途有二峻嶺，

其一尖峰高聳入蒼冥，

上有雲頭深蔽終歲不清明；

無論是炎天秋令，

終沒一線陽光能射進。

是凡人世間人，

縱然具十雙手足，

也休想攀躋此嶺，

只因那嶺壁似經磨琢滑難登。

那嶺上中腰之地，

西向處下對幽冥^②，

有一洞窈黑陰探。

攸力栖茲啊，你此去舟船由此徑，

縱然教健兒放矢，

也射不到那幽靈境。

有西拉^③在此洞棲身，

常作起呼聲堪怖驚；

那呼聲有如幼犬吠，

那形容煞是驚人，

縱然教神人來覷見，

也不由他不怵目驚心。

那怪物共有十二足，

盡都生在前身；

又挺着六條可怖的長頸，

六個怪樣的頭顱出項頂；

每頭中有牙齒三層，

森森然包藏着死信。

她腰以下不出洞門，

卻把六個頭顱都外挺，

窺伺着海內衆生靈，

如那鯊魚和海豚

俱被她擒作食品。

凡是行舟經此境，

誰也不能誇說得安寧；

那怪一頭顱可攫一人，

便須六個人同時喪命。

「差低的是第二嶺，——

攸力栖茲啊，你他日身臨其境自能明——

卻與前山並不遙，

只相距一箭遠近。

那嶺上有無花菓樹一根，

枝幹崔巍葉成蔭；

直樂得把地面頻頻親吻，

又伸臂對水仙祝禱道衷忱：

「吁嗟小仙，宙斯之所生！

我以爲今生不復得見仙人，

卻不料尙得歸來盡禮敬。

倘若那密涅發神許我得延生，

並祐我孩兒速長成，

我願依舊例不斷獻犧牲。」

於是那碧眼的女神又作聲：

「你須奮勇莫灰心！

也莫把這些事兒枉教心曲紊，

我們且把東西搬入洞中進，

覓隻角兒放安穩；

然後再來把妙計商尋。」

她說罷便進洞門，

要尋個地方藏貨品；

攸力栖茲便把東西一一都搬進，

有的是銅器黃金，精工織錦。

迨一一安放俱穩，

密涅發乃把一石頭將洞門塞緊。

然後並坐在橄欖樹根，

把處死求婚人的法兒商付；

密涅發乃開始將言進：

「多謀的攸力栖茲，雷厄提茲之所生！

你知否有一班無恥小人，

三年來佔據你宮庭，

向你妻納聘求婚？

她盼你不歸心內自悲辛，

只索對人人假應承，

佯爲個個盡鍾情，

卻別有主意兒牢牢打定。

你我如今須把妙計商尋，

待如何方可把他們處分？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女神啊，若不是你及早言明，

我此次歸來，當不免與阿加綿農同命。

如今還望你把報復的計兒思付；

更願你幫我這邊，使我勇奮，

如當日在特羅亞助我攻城。

我倘能得你尊神作後盾，

縱教他三百敵人，

我也要和他當一陣。」

於是碧眼的密涅發乃答言：

「我自必幫你這邊；

一俟你和他開始周旋，

我立即將你記念。

我料那求婚人剝蝕你家產，

到彼時大禍難免，

當必有幾人要把血液與腦漿並混。

我如今且把你形容改變。

我使你四肢上柔嫩的皮膚被捲；

我把你金黃頭髮剪；

並爲你改換了破爛衣衫，

叫人一見生嫌厭。

我又把你這秀媚雙眸變作紅爛眼，

使那些求婚小人不願看，

就教你妻兒見了也憎嫌，

只是你此去，把你的牧豬人先覓見；

他事你愛子賢妻，

一秉忠誠無二念，

他必常坐在羣豕之間，

看他們食橡實，飲清泉，

在那烏鴉巖下，阿里條薩的溪水之邊。

你去和他坐並肩，

要他將近事一一詳言；

待我到斯巴達把你孩兒叫轉。

他如今方在拉栖第夢，

向門涅雷阿斯把你的消息詢探。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將話應；

『你既然一切俱知情，

緣何不給我孩兒音信？

又何必教他海上受艱辛，

卻聽那求婚小人，

將他的資財侵蝕盡？」

於是碧眼的密涅發神又應聲：

「你無須爲此事便爾焦心，

他去時還是我親身導引，

爲欲他出外去博個好聲名。

他在外並未受艱辛，

卻在那亞特魯斯之子宮中享受無窮盡。

如今確有些無賴少年人，

在船中設下牢籠陷阱，

欲待他歸國害他性命；

我卻料此事萬難成，

還怕他們自己將無幸。」

她說罷，使用杖點他身，

使他四肢上皮膚起皺紋，

金樣髮兒都落盡，

登時變做個枯瘁老年人，

又使他雙媚眼潰爛花昏，

命他穿一件衣服破零零，

通身是膩垢烟薰。

然後將一張光禿的鹿皮披在身，

又給他拐杖一根，

百孔的破囊一隻拴住一條繩。

迨如是安排已定，

他二人便分頭將事行；

密涅發自往拉栖第夢城，

去覓取攸力栖茲之子轉歸程。

● Oreiochus。

● Elis。

● Epeius。

● Aethlus。

卷十四

幻乞丐尋訪牧豬人
話長宵離說生平事

唯時攸力極茲謹依命，

便自港埠動身，

遵一條崎嶇路徑，

越過了山上叢林，

去尋那光榮牧家人——

原來他爲主人守產最忠誠。

他見那牧家人獨坐在門廊，

旁有巍巍一帶牆，

環繞着一片大空場。

原來自主人去國離鄉，

他便獨力經營採石築起這高牆，

並未得雷厄提茲和王后助力幫忙。

那牆上，滿把礙人的荆棘鋪裝，

四周遭密密地釘着烏櫟之椿。

圈裏面，分隔做豬欄十二房，

一行兒毘連緊傍；

每間裏，有將育的母猪五十偃臥在泥塘；

公豬兒放在外廂，

遠不及母猪數量。

那厚顏的求婚無賴黨，

日使這牧豬人把欄裏肥豬獻上，

供給他們充宴饗，

因使這豬羣之數有消無長，

於今只賸的三百六十頭在欄中放。

那豬圈近旁，有猛獸般的四犬長日謹提防，

也是那牧豬人所飼養。

彼時他獨自個坐在門廊，

把一張硝熟獸皮剪取繩鞋樣。

自餘人各去把事兒摒擋，

有三個驅豬到牧場；

另一個到城中將豬獻給求婚黨，

也只因受威逼勢難抵抗。

彼時那看圈的羣犬瞥見了攸力栖茲，

忽的俱狂噪奔來欲噬，

攸力栖茲急急蹲身，

把手中杖慌忙放置。

可憐他身已在自己田疇，

幾乎還免不得血膏犬齒，

還虧得那牧豬人拋下手中皮，

自門廊急忙趕至，

將石子驅走了羣獒，

對他的主人話言如此：

「啊啊老人！你險些兒被我羣犬戕身，

我免不得須擔責任。

只如今雖然僥倖，

卻仍減不得我心頭愁悶；

都只因我爲主子擔愁心，

反把肥豬飼養奉他人。

想我那主子如果尙生存，

尙得見天日光明，

多應在異鄉浪跡，

或正因飢餓悲辛。

可是老人，你隨我到草廬暫且安身；

迫到你既餐且飲，

可爲我把來歷言明，

並告知你艱苦的生平。」

他說罷，便把攸力栖茲領入茅廬進。

爲他敷座使安身；

下墊着厚厚的柔薪，

上鋪着溫軟山羊皮一層。

攸力栖茲見如此款待殷勤，

不由得心內歡欣，

便對他表白了感激之忱：

「朋友啊，你如此款待殷勤，

願宙斯和一切不死之神，

使你事事兒如意稱心！」

於是牧豬人攸米阿斯●將話應：

「客人啊，縱有人比你更窮貧，

我在理也不應看輕；

都只因，是凡流浪他鄉乞食人，

無不得宙斯神護祐在冥冥。

我自慚力薄無能多供應，

卻望你原情奴僕身，

刻刻把主人畏敬，

未能厚待異鄉賓！

想我主人，定必被神明阻隔不得轉歸程！

我平時叨受洪恩，

便是田園妻子，莫非是主人所贈。

設若他得能終老在家門，

我此後沐恩正未盡，

又誰知他身死在他鄉異境！

我願那赫楞舉族都無幸！

都只因她種下了禍根，

致使希臘健兒們，

爲阿加綿農榮譽去從軍，

多似我主人慘遭非命。」

他說罷，急忙用帶兒扣緊衣衫，

匆匆的奔至豬欄。

選擇了二肥豬一齊來斬，

先把外皮炙煨，

切做絲絲插上鼎，

就火上一一燻燐，

熱騰騰連弗兒捧給攸力栖茲作饌。

然後將麵粉通身撒，

把蜜酒斟滿藤羅盞，

乃與客人對坐殷勤勸飲唱：

「客人啊，莫嫌我奴僕人不腆的供應！」

這豬兒幼小，並非肥腩，

只爲那肥豬，都已被求婚人宰食盡。

他們上不畏神明怒憤，

下不知體恤他人。

似這樣猖狂行徑，

都應是神明所憎恨；

神愛的是正直公平。

縱然是殘忍惡人侵入他人境，

宙斯神容他飽掠歸鄉井，

也尙知畏懼天威神忿。

如今那無賴小人，

似已得神明示音信，

知我主他鄉已喪命，

因膽敢向王后無禮強求婚，

佔霸了我主宮庭，

恬然把他的資財耗費無餘賸。

他們朝朝暮暮，把牛羊宰殺作犧牲，

把佳釀恣情狂飲。

原來我主人資產本豐盈，